词汇多样性结果分析

TTR (Type/Token Ratio): 表示不同单词的数量（类型）与总单词数量（标记）的比例，反映了词汇的丰富度。Kamala Harris 的演讲 TTR 为 0.284，而 Donald Trump 的演讲 TTR 为 0.174，说明 Harris 的演讲在词汇多样性上更高，使用了更多不同的单词。

RTTR (Root TTR): 是对 TTR 的一种修正，计算方法为类型数量除以标记数量的平方根，以减少文本长度对结果的影响。两篇演讲的 RTTR 值较为接近（0.313 vs. 0.308），表明在考虑文本长度的情况下，两者的词汇多样性差距缩小。

CTTR (Corrected TTR): 也是一种调整 TTR 的方式，通过使用 2 倍的类型数量除以标记数量的平方根来计算。Kamala Harris 的演讲 CTTR 值为 7.29，而 Trump 的演讲为 7.69，表明 Trump 演讲的词汇多样性略高于 Harris。

LogTTR: 通过对 TTR 取对数来减少文本长度的影响。Kamala Harris 的演讲 LogTTR 值为 2.57，而 Donald Trump 的为 2.83，显示出 Trump 的演讲在词汇多样性上略低。

Uber: 是另一种词汇丰富度的指标，考虑了类型和标记的关系，但计算公式更复杂。Harris 的 Uber 值为 17.81，而 Trump 的为 16.98，表明 Harris 演讲在词汇使用上稍有更多变化。

总结：总体来看，Kamala Harris 的演讲在词汇多样性上稍高，尤其是在 TTR 和 Uber 值上，显示出更多不同的词汇。然而在 CTTR 和 LogTTR 方面，Trump 的演讲显示出稍微更高的词汇多样性，这可能意味着他的演讲在整体结构上较为简单、重复性略高。

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1. 词汇丰富度（TTR 和 Uber）反映的语言控制与情绪调节：

Kamala Harris 的演讲在 TTR 和 Uber 指标上得分更高，表明她在语言表达上可能更加精细、谨慎，使用更多种类的词汇。这可能反映出她在面对失利演讲时保持冷静、自信，并试图通过丰富的词汇来展示领导力和稳定情绪，以安抚支持者和传达积极的信息。

这种词汇丰富度的增加可能与 Harris 试图在情感上与听众建立联系、抚慰失望情绪有关，表明她在情绪调节方面投入了更多心理资源。

1. Trump 的低 TTR 可能暗示的信念重申与情绪高涨：

Trump 的 TTR 值较低，意味着他在演讲中使用了更多重复的词汇。这种重复性在心理语言学中可能与情绪激昂、信念坚定的表达方式有关。Trump 在宣称胜利的情况下可能更多地重复关键信息，以增强自己的立场并让听众留下深刻印象。

这种重复的词汇使用可能反映出他在情绪高涨状态下快速组织语言的方式。重复某些关键词和短语通常用于巩固核心观念，给听众带来强烈的心理暗示，表明他在演讲中更专注于通过重复来强化他的观点，而非使用更多不同的词汇。

1. RTTR 和 CTTR 指标的接近可能体现的信息密度与复杂性差异：

两篇演讲的 RTTR 和 CTTR 值相差不大，说明在考虑文本长度的情况下，词汇多样性趋于接近。然而，Harris 的 RTTR 和 CTTR 值略低于 Trump，可能意味着她在传达信息时更注重细节和解释，而 Trump 则倾向于简洁明了、直接有力的表达。

Harris 的演讲结构可能更具复杂性，包含更多解释性和描述性语言，这在心理语言学中可能与面向宽广受众、避免产生误解的沟通策略有关。相对而言，Trump 的演讲或许更加直接，语言结构较为简单，适合在快速传播和影响观众情绪方面发挥作用。

1. LogTTR 指标和语言的认知负荷：

Trump 的 LogTTR 值高于 Harris，表明在词汇多样性上的变化较小，语言内容更具重复性。这种重复性可能降低了观众在认知处理上的负荷，使得听众更容易记住核心信息和关键表达。

在心理语言学中，这样的策略可能用于情绪调动和鼓励观众对信息的即刻反应，适合于在宣告性言论中建立观众信念、引发共鸣。

结论： 总体来看，Kamala Harris 的演讲在词汇上更具多样性，反映出情绪调节、信息传递的精细性和复杂性；而 Donald Trump 的演讲则在语言上更直接、重复性较高，适合情绪高涨的宣告性场合，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强化核心信息。